

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

#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

丁玲著



---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中國人化文學獎

---

丁 玲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榮 獲

一九五一年度

斯大林文學獎金二等獎

人民文學出版社

書號 89

字數 225000

---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著 者 丁 玲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

京 207401—245400

(內精裝本 8000)

定價 13,000 元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北京新華書店初版

一九五二年四月北京重印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一月上海第八次印刷



李冰

## 寫在前邊

我想簡單的說明一下，我怎樣寫這本小說的，或者對於讀者有些幫助。

一九四六年七月，我參加了懷來土改工作團，後來我又轉到了涿鹿縣，九月底就匆促的回到了阜平。這一段工作沒有機會很好總結。但住在阜平，我沒有什麼別的工作，同時又覺得還有些人物縈迴在腦際，於是就計劃動筆寫這本小說，我當時的希望很小，祇想把這個階段的土改工作的過程寫出來，同時還像一個村子，有那末一羣活動的人，人物不要太概念化就行了。原計劃分三個階段寫，第一是鬥爭，第二是分地，第三是參軍。寫的當中得到了一些桑乾河那邊護地隊的材料，是很生動的材料，護地隊的領導人，就是小說中的縣宣傳部長章品同志，那一帶地方我又走過好些，因此就幻想再回到那裏去，好接着寫第二部，因此我在寫的當中，常常想留些伏筆。文章寫了一半，已經到了一九四七年土地覆查的時候，我自己動搖了，我想下去再多經驗

些羣衆鬥爭，來補我生活和小說中的不夠。於是我擱下了文章，跟着去冀中行唐兜了一個圈子，又回到了阜平，我明白那些生活對我全是有用的，但對這本小書實際材料不多，我便又繼續寫下去，我寫了三個半月，送走了整個夏天，我用了較大的力量寫了第一階段，鬧鬥爭這一部分，剛想寫分土地第二部分，中國土地法大綱頒佈了，便參加了土地會議，對繼續寫下去又發生動搖，我決心先下去參加平分土地工作，我到獲鹿的一個村子工作四個多月，今年四月底才回到聯大來，我原來的計劃因為參加了這次工作有些變更了。我覺得原定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都沒有什麼寫的的必要，因為前年的那次分地和參軍，都實在是很不徹底，粗枝大葉，馬馬虎虎了事的，固然由於當時的戰爭環境，但那些工作作風實不足為法，考慮再四，決定壓縮，而別的比較新的材料也無法堆砌上來，只好另訂計劃。因此後邊便沒有把問題發展開去，加上國際婦女會召開在即，行期匆促，就更促成了我的草率，因為路途的遙遠和艱難，不得不把這工作告一結束。如果將來有空，或可再加以修整吧。

## 主要人物表

- 老 董 區工會主任  
章 品 縣宣傳部長  
文 采 土改工作組  
楊 亮 同上  
胡立功 同上  
張裕民 暖水屯支部書記  
趙得祿 暖水屯副村長  
程 仁 農會主任  
張正國 民兵隊長  
張正典 村治安員 地主錢文貴女婿  
李 昌 村民政支部宣傳  
趙全功 村幹部支部組織  
任天華 村合作社主任  
錢文虎 村工會主任  
張步高 農會組織  
崔桂花 婦聯會主任 李之祥老婆

周月英 婦聯會副主任 羊館老婆

劉教員 小學校教員

任國忠 小學校教員

錢文貴 地主

李子俊 地主

侯殿魁 地主

江世榮 地主

顧湧 被劃成富農的富裕中農

顧順 顧湧之子 青聯主任

錢文富 貧農 錢文貴之兄

黑妮 錢文貴的姪女

顧長生娘 中農

侯忠全 侯殿魁佃戶

侯清槐 忠全之子

郭柏仁 李子俊佃戶

郭富貴 江世榮佃戶 柏仁之子

王新田 江世榮佃戶 積極分子

李寶堂 李子俊的看菜園的

劉滿 積極分子

李之祥 賣桂花丈夫

積極分子



# 目次

一	膠皮大車	一
二	顧湧的家	七
三	有事就不能瞞他	一〇
四	出偵	一五
五	黑妮	三
六	密謀 (一)	二六
七	婦聯會主任	三三
八	盼望	三九
九	第一個黨員	四三

一〇	小冊子	五
一一	從區上來的人	五
一二	分歧	六
一三	訪董桂花	七
一四	謠言	八
一五	文采同志	九
一六	好像過節日似的	九
一七	六個鐘頭的會	一〇
一八	會後	一〇
一九	獻地	一一
二〇	徘徊	一二
二一	侯忠全老頭	一三
二二	儘量做到的一致	一四

二三	『下到羣衆裏面去』	一四
二四	菓樹園	一五
二五	合作社裏	一六
二六	區工會主任老董	一七
二七	『買賣菓子』	一七
二八	魅黑的菓園裏	一八
二九	密謀 (二)	一九
三〇	美人計	二〇
三一	『炸彈』	二一
三二	敗陣	二二
三三	好趙大爺	二三
三四	劉滿訴苦	二四
三五	爭論	二五

三六	菓子的問題	二五六
三七	菓樹園鬧騰起來了	二六四
三八	初勝	二六一
三九	光明還祇是遠景	二九三
四〇	訖地	三〇四
四一	打桑乾河涉水過來的人	三二〇
四二	縣宣傳部長章品	三二八
四三	咱們要着起來	三三五
四四	決定	三三五
四五	黨員大會	三四五
四六	解放	三五六
四七	決戰之前	三六二
四八	決戰之一	三七三

四九	決戰之二·····	三七九
五〇	決戰之三·····	三九一
五一	胡泰·····	四〇五
五二	醒悟·····	四一三
五三	加強組織·····	四二〇
五四	自私·····	四二五
五五	翻身樂·····	四三三
五六	新任務·····	四四二
五七	中秋節·····	四四七
五八	小結·····	四五六

## 一 膠皮大車

天氣熱得厲害，從八里橋走到洋河邊不過十二三里路，白鼻的膠皮大車上，大腿上便都被汗濕透了。但牠是胡泰的最好的牲口，在有泥漿的車道上還是有勁的走着。掛在西邊的太陽，從路旁的柳樹叢裏射過來，仍是火燙燙的，被車輪濺到車子上來的泥漿水，打在光腿上也是熱虎虎的。車子好容易才從像水溝的路上走到乾處。不斷吆喝着白鼻的顧老漢，這時才鬆了口氣。他坐正了一下自己，打屁股後邊掏出烟荷包來。

『爹！前天那場雨好大！你看這路真難走，就像條泥河。』他的女兒抱着小外孫坐在他右邊，她靠後了一點，穿一件新的白底藍花的洋布衣，頭髮剪過了，齊齊的一排披在背梁上，前邊的髮向上梳着，攏得高高的。那似乎有些高興的眼光，正眺望着

四周，跟着爸爸回娘家，是一年中難逢到的好運氣。

『嗯，快過河了，洋河水漲了，你坐穩些！』老漢噠、噠、噠的敲着他的烟袋。路途是這樣的難走啊！

兩個車輪幾乎全部埋在水裏，白鼻也祇露出一個大背脊，好像是浮在水上，努力掙扎，大姑娘抱緊了孩子，抓住車欄，水從車後邊濺到前邊來。老頭用鞭子在牲口的兩邊掙，『呵、呵、呵』隨着車的搖擺而吼着。車前邊的一片水，被太陽照着，跳躍着刺目的銀波，老頭子看不清車路，汗流在他打皺的臉上，車陷下去了，又拉出來了，車顛得很厲害，又平正了，好容易白鼻才爬出水來，緩緩地用四個蹄子在淺水處踏着。車又走到河灘的路上了，一陣風吹來，好涼快呵！

路兩旁和洋河北岸一樣，稻穗穗密密的擠着。穀子又肥又高，都齊人肩頭了。高粱遮斷了一切，葉子就和玉菱的葉子一樣寬。泥土又濕又黑。從那些莊稼叢裏，蒸發出一種氣味。走過了這片地，又到了菜園地裏了，水渠在菜園外邊流着，地裏是行列整齊的一畦深綠又一畦淺綠。顧老漢每次走過這一帶就說不出的羨慕，怎麼自己也有

這末一片好地呢？他對於土地的慾望，是無盡止的，他忍不住向他女兒說：『在新保安數你們八里橋一帶的地土好；在咱涿鹿縣就只有這六區算到家的了。你看這土多熟，三年就是一班稻，一年收的比兩年還多呢。』

『種稻子收成是大些，就是費工，一兩夜換一次水，操心的厲害，他爺爺還說咱暖水屯菓木地好，聽別人說今年是個大年，一畝地頂十畝地呢。』大姑娘想起娘家的菓木園，想起滿樹紅丹丹的菓子，想起了在菓園裏燒着的蒿草堆，想起了往年在菓樹園裏下菓子，把菓子堆成小山，又裝入簍子馱去賣的情形，這都是多麼有趣的事呵！但她也想起了菓園裏壓折了的一棵梨樹，她皺着眉，問道：

『錢二叔的那棵柳樹鋸掉沒有？』

老頭子沒有答應，只搖了一搖頭。她的聲音便很粗魯的說道：『哼！還是親戚！你就不知道找村幹部評評，村幹部管不了，還有區上呢。』

『咱不同他爭那些，一棵樹窮不到那裏去，別地方多受點苦，也就頂下了。莫說只壓折了一半，今年還結了不少的梨呢。唉！』前年春天顧老漢的兒子顧順挖水渠的



時候，稍稍動了一下錢文貴的長在渠邊的一棵柳樹，後來刮大風，柳樹便倒下來，橫到渠這邊，壓在顧家的梨樹上，梨樹壓折了半邊，錢文貴要顧順賠樹，還不讓別人動他的樹。依顧順要同他論理，問他爲什麼不培植自己的樹？可是老頭子不准，全村的人也明白，都看着那棵梨樹一年年死下去，都覺得可惜，可是誰也只悄悄的議論，不肯管這件閑事。

老頭子這時又轉過臉來，用他一年四季從早到晚都是水漬漬的眼睛瞅着他女兒，半天才揩了一下眼睛，又回過身去，自言自語的說道：「年青人不懂世道！」

於是他又把全力注意在前面的騾子去了。車子已經繞過白槐莊，桑乾河又擺在前邊了。太陽已在向西山沉落，從路兩邊的莊稼叢裏，飛出成團的蚊子圍在人的四周。小外孫被咬得哭了，媽媽一邊用手帕揮打，一邊就指着河對面山根下的樹叢哄着孩子說：「快到了，快到了，你看，那裏全是菓木樹，樹上結滿了紅菓菓，綠菓菓，咱們去摘菓菓，摘下來全給咱們小百子，呵！呵！呵！呵！」

車又在河裏顛簸着。桑乾河流到這裏已經是下游了，再流下去十五里，到合莊，